



国学大师梁启超对传统佛学的现代性阐释 深入了解佛家文化的首选巨著

插图本

梁启超 说佛



倘若有人问佛教经典全藏八千卷，能用一句话包括他吗？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：“无我我所。”再省略也可以仅答两个字：“无我。”因为“我”既无，“我所”不消说也无了。

梁启超
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

国学大师梁启超对传统佛学的现代性阐释 深入了解佛家文化的首选巨著

插图本

梁启超 说佛



倘若有人问佛教经典全藏八千卷，能用一句话包括他吗？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：“无我我所。”再省略也可以仅答两个字：“无我。”因为“我”既无，“我所”不消说也无了。

梁启超 著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插图本梁启超说佛 / 梁启超著. --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1. 9

ISBN 978-7-5348-3637-4

I. ①插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梁启超 (1873~1929)
—佛教—思想评论 IV. ①B259.1 ②B9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60119 号

责任编辑: 史广江

责任校对: 王 云

美术编辑: 李志英

出版社: 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3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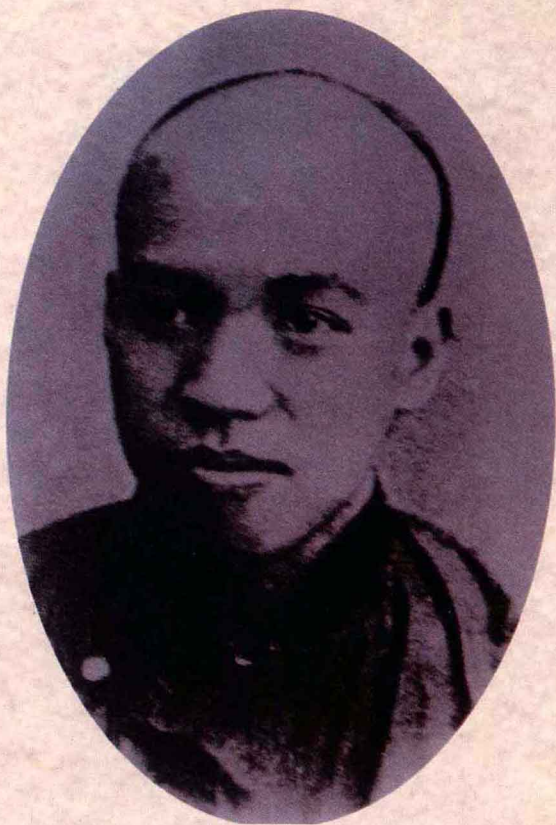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100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梁启超像

梁启超（1873~1929），字卓如，号任公，又号饮冰室主人、饮冰子、哀时客、中国之新民、自由斋主人等。广东新会人。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，学者。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、启蒙思想家、资产阶级宣传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和文学家。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。

梁启超北京故居书房（上）

梁启超北京故居堂屋（下）

梁启超北京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路8号。该宅坐西朝东，大门内有影壁。为三进四合院。西部为花园，宅内垂花门、正房及花厅等建筑均坐北朝南。院内各屋之间，均有走廊相通。西部花园内，还有部分山石、土山及一歇山筒瓦顶花厅。整个房屋被高大的院墙围起，为民国初期建筑。



序

圆满调和，斯道之极轨

提及梁启超，一般人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与康有为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。当国家内忧外患一时，热血青年挺身而出，为民请命，励精图治，意欲改天换地。这一段历史说来无人不知。而之后的梁公并没有停下为国家奔走脚步。他在政府屡屡担任要职，研究和实践经济与币制、司法的改革，参加护国、护法运动。无奈时不我与，最终只能待后来之少年拯救危亡的祖国。

当然后来，梁启超并没有始终跟上时代的脚步，五四之后，他渐渐转为保守，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激情，他有诸多的不理解。子曰：道不行，吾将乘桴浮于海。但凡中国历史上的文人，无不热衷于政治和艺术文化，他们说于王，用，则谋策治国，不用，则轻舟放还，啸傲江湖，或教书育人，著书立说。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不到伸张，因此他晚年专注于学术和讲学，著书立说。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“百科全书”式的人物，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庞杂，书法、绘画、政治、经济、币制、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经学、法学、伦理学、宗教学均有涉猎，且都是颇有建树。各种文字累计1400多万字。很多都是震撼学术界的扛鼎之作。

尤其是在佛学领域，梁启超的研究颇为世人关注。梁启超之沉湎于佛学，有其多方面的原因。从社会根源来讲，清代的统治阶级，大都提倡佛教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。从乾隆到雍正，刊行了多种版本的大藏经，慈禧太后被称为老佛爷。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中，好佛者亦甚多。用梁启超自己

的话说：“‘今文学家’多兼治佛学。”这些都给梁启超以极大的影响。而与梁启超志同道合之人，大多笃信佛教，这对梁启超的影响也很大。梁启超在《三十自述》中提及康有为：“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，余夙根浅薄，不能多所受。”而他还常和谭嗣同在一起，“相互治佛学”，其思想也是一致的。除此之外，梁启超之笃信佛学，与他在政治上之失意有很大关系。梁启超自己也说：“社会既屡更丧乱，厌世思想，不期而自发生；对于此恶浊世界，生种种烦懣悲哀，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，稍有根器者，则必逃遁而入于佛。”所以，在知识分子失意的时候，即感到政治上没有出路，日子难过时，往往就想逃避现实，从佛学中找出路，找一个安心立命之所，梁启超也属于这种情况。

但是这并不说明梁启超研究佛教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，他曾经说，自己研究佛学嘴跟本的原因在于“提高全社会普遍的人格水平”，也就是希望以佛学宗教的力量来感召世人，提高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平，可以说，梁启超始终都没有放弃拯救众生之心，始终都没有放弃构建和谐社会的梦想。

梁氏学佛，绝非盲从，而是从理论上加以探讨，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观点。在梁启超的头脑里，“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，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，更进而评判其价值，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。”为了弘扬佛教，他在一生中，特别是晚年，花了相当一部分精力，从事佛学研究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除了专著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外，他尚有谈论佛学的文章和演讲录二十余篇。他曾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佛教研究的著作，直至临终前，还计划用五年时间来专门整理佛教的东西。

本书中收录了梁启超关于佛学的经典著作，并辅以精美插图，图文并茂，详细阐述梁启超的佛心。而梁氏关于佛教深入浅出的讲解，是读者了解佛教的入门必读之物。



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/ 1

附录 佛教大事表 / 24

佛教之初输入 / 27

附录一 汉明求法说辨伪 / 31

附录二 《四十二章经》辨伪 / 38

附录三 《牟子理惑论》辨伪 / 46

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/ 49

附录 说无我 / 84

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/ 93

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 / 134

佛教心理学浅测 / 151

支那内学院精校本《玄奘传》书后 / 180

——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





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

佛法初入中国，相传起于东汉明帝时。正史中纪载较详者，为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，其文如下：

汉武……开西域，遣张骞使大夏还，传其旁有身毒国，一名天竺，始闻有浮屠之教。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。中土闻之，未之信了也。后孝明帝夜梦金人，顶有白光，飞行殿庭，乃访群臣，傅毅始以佛对。帝遣郎中蔡、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，写浮屠遗范。仍与沙门摄摩腾、竺法兰东还洛阳。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，自此始也。

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，明帝令画工图佛像，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，经缄于兰台石室。之还也，以白马负经而至，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。摩腾、法兰咸卒于此寺。

此说所出，最古者为汉牟融《理惑论》。文在梁僧祐《弘明集》中，真伪未敢断。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《牟子》二卷。注云：汉太尉牟融撰，今佚。《弘明集》本篇篇目下注云：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。然读其内容，则融乃苍梧一处士，流寓交趾，不惟未尝为太尉，



插

图

本

后

起

说

佛

且未尝为太守也。书凡三十七节，专务拥护佛法，文体不甚类汉人，故未敢置信。若其不伪，则此为论佛法最古之书矣。）其后文饰附会，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、宗室妃嫔数千人同时出家种种诞说。又造为摩腾所译《四十二章经》，编入藏中，流通迄今。殆皆不可信。（此等诞说最古者，出《汉显宗开佛法本内传》，见唐道宣《广弘明集》，注云：未详作者。据所说则道士褚善信、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与摩腾等斗法，道经尽毁云云）。大抵、景西使，腾、兰东来，白马驮经，雍西建寺，事皆非虚。然所谓提倡佛法者亦仅此。至于创译经典，广度沙门，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。（《四十二章经》真伪别详第五章。）然诵习佛法者早已有人，盖不容疑。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列传》云：

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，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。诏报曰：“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慈，洁斋三月，与神为誓，何嫌何疑，当有悔吝？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。”因以班示诸国。

汉明遣使事，相传在永平十年（《释老志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高僧传》皆无年岁。其指为永平十年，自隋费长房之《历代三宝记》始）。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。浮屠（佛陀）、伊蒲塞（优婆塞）、桑门（沙门）诸名词，已形诸公牍，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。有名称必先有事实，然则佛法输入，盖在永平前矣。《释老志》称：“汉世沙门，皆衣赤布。”则当时沙门，应已不少。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，谓：“汉明感梦，初传其道。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，其汉人皆不得出家。魏承汉制，亦循前轨。”

（《高僧传》卷十《佛图澄传》引）此述汉魏制度，最为明确。盖我

尼泊尔蓝毗尼园的大菩提树浴佛池

释迦牟尼佛诞生地——尼泊尔蓝毗尼园。遗址中央是摩耶夫人祠，祠内有摩耶夫人诞子浮雕，可惜浮雕已残破。据说净饭王的摩耶夫人产期将至，按当地习俗回母家分娩，在途经蓝毗尼园时，在花园中见一棵大树花色香鲜，枝叶茂盛，就举起右手想摘一枝，这时从右肋生下了释迦牟尼。



国自古以来，绝对的听任“信教自由”，其待远人，皆顺其教不易其俗。汉时之有佛寺，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，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，非含有奖励之意也。然桓帝延熹九年，襄楷上书，有“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”一语（《后汉书》本传）。据此，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。桓、灵间，安息国僧安世高，月支国僧支娄迦讖，先后至洛阳，译佛经数十部。佛教之兴，当以此为纪元。

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，曹魏稍翻有经典。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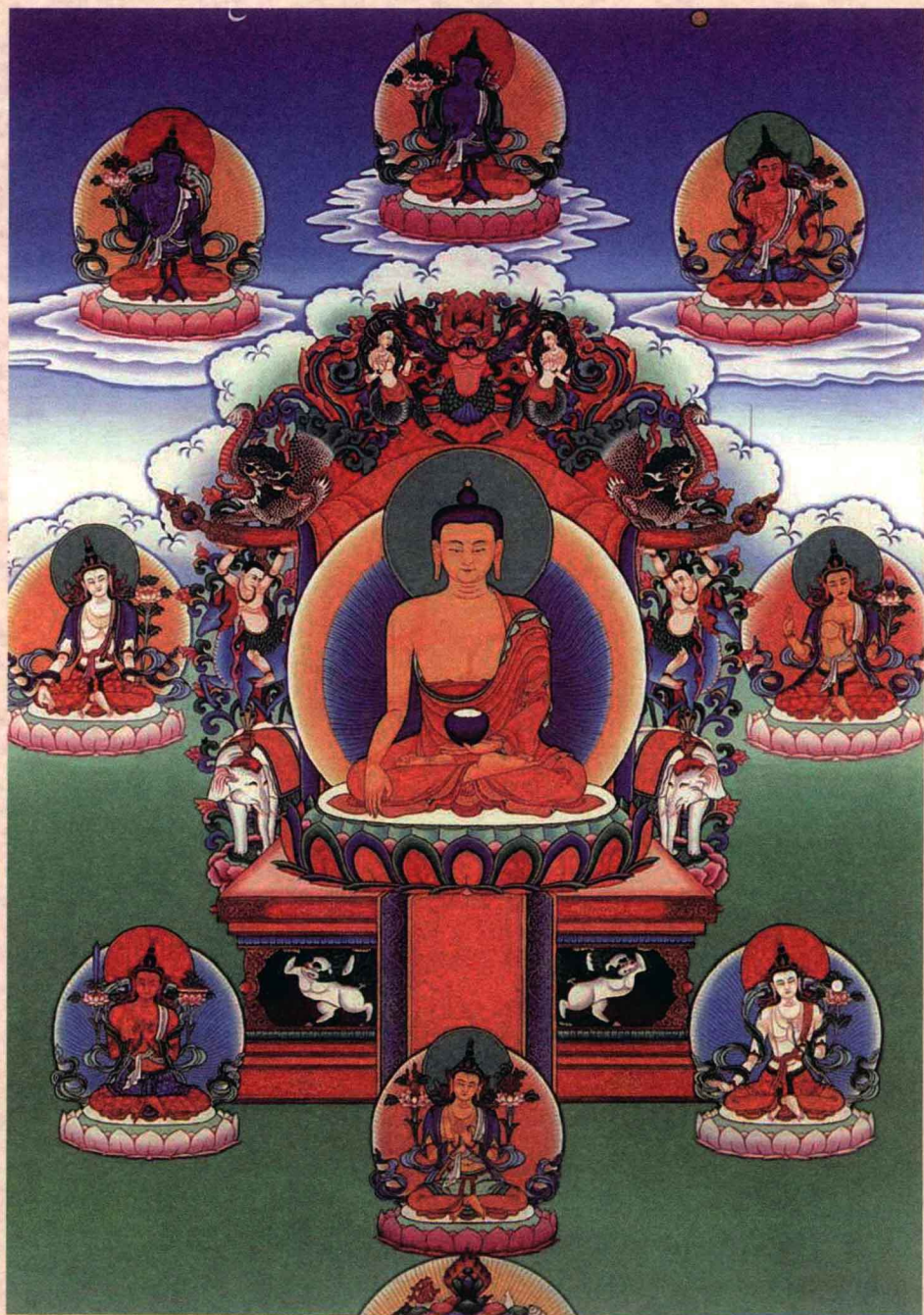


插

图

本

梁后起说佛



释迦牟尼佛和八大菩萨

年出家，实为汉地沙门之始（据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三）。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。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（参观《高僧传·会传》），在建业设建初寺，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。而支谦亦在吴译《维摩》、《泥洹》、《法句》诸经，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，谦之功也。

至西晋时，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（见《释老志》），而竺法护远游西域，赍经以归，大兴译事，河北佛教渐以光大。及石勒僭号，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（参观《高僧传·佛图澄传》），其于佛教之弘布，极有力焉。

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，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。然其社会上势力极微薄，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。王充著《论衡》，对于当时学术、信仰、风俗，皆痛下批评，然无一语及佛教，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。沙门以外，治此学者，仅一牟融。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，具如前说。

此期之佛教，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。摩腾角力，虽属诞词，然康会在吴，佛图澄在赵，皆藉此为弘教之一手段，无庸为讳。质言之，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，绝无学术的意味。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。神通小术，本非佛法所尚，为喻俗计，偶一假途^①。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，大率缘此起信。其于佛法之兴替，功罪正参半耳。

①《高僧传·佛图澄传》：“石勒问澄，佛道有何灵验？澄知勒不达深理，正可以道术为征，即取应器盛水，烧香咒之，须臾生青莲花。……”《续高僧传·菩提流支传》：“支咒水上涌，旁僧嘉叹大圣。支曰：‘勿妄褒赏，斯乃术法。外国共行，此方不习，谓为圣耳。’”



插

图

本

梁后超说佛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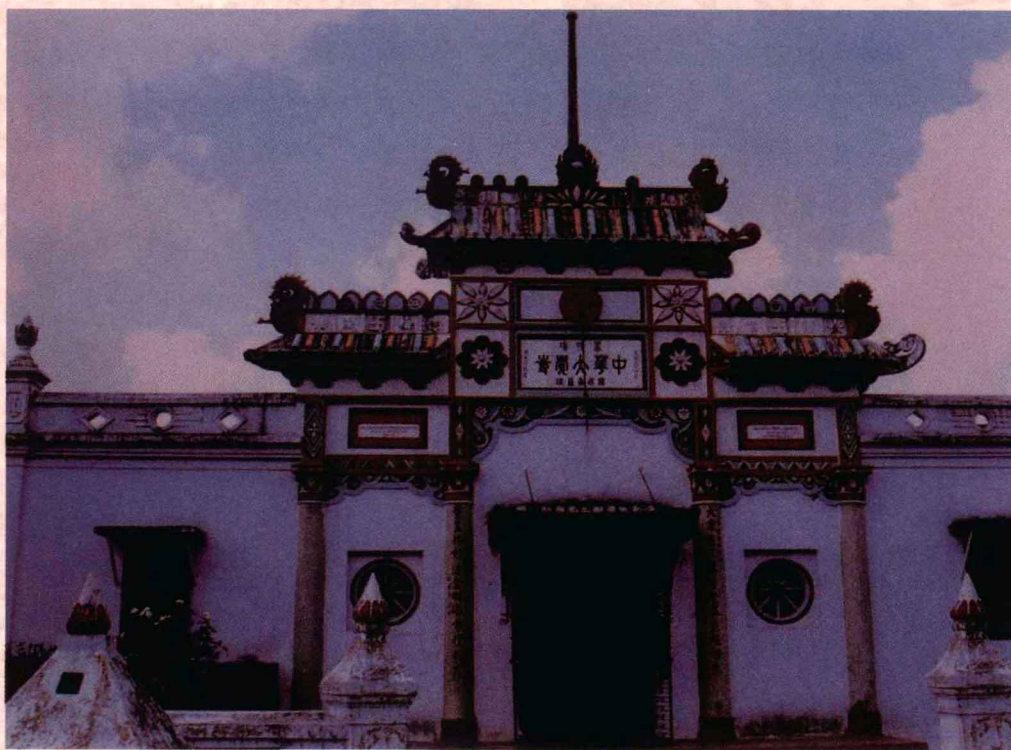
佛法确立，实自东晋。吾于叙述以前，先提出两问题：第一，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，且至东晋而始盛耶？第二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，且能创立“中国的佛教”耶？此第二题，当别解答之，今先答第一题。

我国思想界，在战国本极光明。自秦始皇焚书，继以汉武帝之“表章六艺，罢黜百家”，于是其机始窒。两汉学术，号称极盛，揽其内容，不越二途：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，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。及其末流，二者又往往糅合。术数之支离诞妄，笃学者固所鄙弃，即碎义逃难之经学，又岂能久饜人心者？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，“其学问欲”曾无止息，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，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。我国民根本思想，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，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。孔子之《易》，老子之五千言，无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。魏晋间学者，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，故所谓“易老”之学，入此时代而忽大昌，王弼、何晏辈，其最著也。正在缥缈彷徨，若无归宿之时，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，忽于此时输入，则群趋之，若水归壑，固其所也。

季汉之乱，民瘼已甚，喘息未定，继以五胡，百年之中，九宇鼎沸，有史以来，人类惨遇，未有过于彼时者也。一般小民，汲汲顾影，且不保夕，呼天呼父母，一无足怙恃。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，谁不愿托以自庇？其稔恶之帝王将相，处此翻云覆雨之局，亦未尝不自忧祸害。佛徒悚以果报，自易动听，故信从亦渐众。帝王既信，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。在乱世而得保护，安得不趋之若鹜？此一般愚民

奉之之原因也。其在“有识阶级”之士大夫，闻“万行无常，诸法无我”之教，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，感受深刻，而愈觉亲切有味。其大根器者，则发悲悯心，誓弘法以图拯拔；其小根器者，则有托而逃焉，欲觅他界之慰安，以偿此世之苦痛。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，然信仰佛教者，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，此实无庸为讳，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。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。

前所论者为思想之伏流，此所论者为时代之背景。在此等时代背景之上，而乘之以彼种之思想伏流，又值佛法输入经数百年，酝酿渐臻成熟，此所以





插

图

梁

本

后
起
说
佛

一二大德起而振之，其兴也，沛乎莫之能御也。

中国佛教史，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，道安以后为一时期。前此稍有事业可纪者皆西僧耳（即竺法护，亦本籍月支）。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自安始。前此佛学为沙门专业，自安以后，乃公之于士大夫，成为时代思潮。习凿齿与谢安书云：“来此见释道安，故是远胜，非常道士。师徒数百，斋讲不倦。无变化技术，可以惑常人之耳目；无重威大势，可以整群小之参差。而师徒肃肃，自相尊敬，洋洋济济，乃是吾由来所未见。其人理怀简衷，多所博涉；内外群书，略皆遍睹；阴阳算数，亦皆能通。佛经妙义，故所游刃。”

（《高僧传·安传》）此叙安威德，盖能略道一二。安值丧乱，常率弟子四五百人转徙四方，不挠不乱。安十五年间，每岁再讲《放光般若》，未尝废阙。安不通梵文，而遍注诸经，妙达深指，旧译讹谬，以意条举，后来新译，竟与合符。安创著《经录》，整理佛教文献。安制僧尼轨范，佛法宪章，后来寺舍，咸所遵守。安劝苻坚迎罗什，间接为大乘开基。安集诸梵僧译《阿含》、《阿毗昙》，直接为小乘结束。安分遣弟子布教四方，所至风靡，若慧远之在东南，其尤著也。安与一时贤士大夫接纳，应机指导，咸使妙悟，大法始盛行于居士中（以上杂据《高僧传·安传》及其他诸传，不备引原文）。要而论之，安自治力极强，理解力极强，组织力极强，发动力极强，故当时受其人格的感化与愿力的加被，而佛教遂以骤盛。安，常山人，所尝游栖之地极多，而襄阳与长安最久，卒于东晋安帝之太元十年（385年）。自安以后，名僧接踵，或事翻译，或开宗派，其应详述者极多，本章惟随举其名耳。惟安公为大法枢键，故稍详述如上。

三

东晋后佛法大昌，其受帝王及士大夫弘法之赐者不少。其在北朝，则苻坚敬礼道安。其秘书郎赵正尤崇三宝，集诸僧广译经论。姚兴时，鸠摩罗什入关，大承礼待，在逍遥园设立译场，集三千僧咨禀什旨。大乘经典，于是略备。故言译事者必推苻姚二秦。北凉沮渠蒙逊供养昙无讖及浮陀跋摩，译经甚多。其从弟安阳侯京声，亦有译述。西秦乞伏氏，亦尊事沙门，圣坚司译焉。北魏太武帝一度毁佛法，及文成帝兴复之，其后转盛。献文、孝文，并皆崇奉。宣武好之尤笃，常于宫中讲经。孝明时，胡太后秉政，迷信尤甚，几于遍国皆寺，尽人而僧矣。魏分东、西，移为周、齐。高齐大弘佛法，宇文周则毁之。隋既篡周，文帝首复佛教，而炀帝师事智顗，崇奉尤笃，在东、西两京置翻经院，译事大昌焉。

其在南朝、东晋诸帝，虽未闻有特别信仰，而前后执政及诸名士，若王导、周顗、桓玄、王濛、谢尚、郗超、王坦、王恭、王谧、谢敷、戴逵、孙绰辈咸相尊奉（见《弘明集》卷十一引何尚之《答宋文帝问》）。及宋，则文帝虚心延访，下诏奖励。谯王义宣所至提倡，而何尚之、谢灵运等阐扬尤力。及齐，则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。梁武帝、沈约辈皆尝在其幕府，相与鼓吹。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，江左称为全盛。帝嗜奉至笃，常集群臣讲论，至自舍身于同泰寺。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绪，迭相宏奖。佛教于是极盛。陈祚短促，无甚可纪。东晋、南北朝及隋帝王执政提倡佛教之情形，大略如此。

唐宋以后，儒者始与佛徒哄，前此无之也。两晋、南北朝之儒者，对于佛教，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悦，或漠然置之，若不知世间有